

担负起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任

(上接第一版)

“作为法治建设的‘责任人’，作为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执行人’，领导干部必须有担当。”学员们说。

这是一场及时雨——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深入思考，统一思想、增强信心，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强化了政治定力。刻苦研读，升华出思想的精髓；讨论交流，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连日来，中央党校校园内洋溢着一派紧张活泼、求真务实的学风；在小组会上，学员们踊跃发言，插话、争论、询问、附议的情形时常出现；在宿舍窗前，每晚都能看到学员们挑灯夜读的身影；在学员笔记本上，记录着大量心得体会……

学员们纷纷表示，“这是一次高规格、高效率的集中培训，让我们能够聚精会神学习研讨。”大家聚精会神聆听总书记讲话，静下心来联系实际学习思考，又动起脑来写发言提纲，碰撞交流。学习、讨论、碰撞，如此反复，这种形式非常好，收到很好的实效。”“每一次学习、讨论都有一次提高。”

通过学习研讨，有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原则性问题厘清了。“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党是一个政治组织，法是一种行为规则，简单地比较，只能是人为地将“党”和“法”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党和法、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高度统一的。”“坚持加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学员们说。

越学越觉得方向明确，必须坚定前行；越学越觉得工作中还有差距，必须坚决整改；越学越觉得责任重大，必须加快行动。”这是学员们普遍的感受。

习近平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列举了当前存在的法治不彰、法治废弛的一些现象。一位学员在学习总书记讲话时将其一一标出：“我数了数一共有5个方面问题、36种表现形式，10个典型案例，以案说法、鞭辟入里，话说得很重，发人警醒。”

有的学员对这些问题“对号入座”，感到其中很多都是本地方本单位存在的突出问题。“说明这些不是个别问题，而是我们身边的普遍问题，只是以前没有看清楚。通过这次学习，我们感到这些问题不解决，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没有希望。这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具有很大的警示作用。”学员们说。

自己和身边的领导干部法治意识是否比较淡薄？是否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徇私枉法等问题？……在学习中反思，在讨论中自查，学员们把自己摆进去，对照检查，进一步增强了使命感和紧迫感。

问题是时代的呼声。回应时代的呼声，唯有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这次研讨班发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斗号令，提出了领导干部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政治要求，我们一定要以实际行动担负起这份政治责任。”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统一了认识，目标更明确了，头脑更清醒了。我们要联系实际落实讲话精神，学会用法治思维谋划工作、用法治方式处理问题。”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思想观念、体制机制、领导方式和作风建设等方面，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做到思想上有新提升、工作上有新举措。”

踏着春天的脚步，学员们告别为期5天的学习，意气风发，奔赴各自工作岗位，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心去迎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场“大考”。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各级领导干部的信念、决心、行动，既是价值风向标，更是关键推动力。

“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一起努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尊法的模范，就要带头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做学法的模范，就要带头了解法律、掌握法律；做守法的模范，就要带头遵守宪法、捍卫宪法；做用法的模范，就要带头厉行法治、依法办事。

只有思想上尊崇法治，才能行动上遵守法律。尊崇法治，首先内心就要彻底摈弃人治思想和长官意志，牢固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权由法定、权依法使等基本法治观念，面对各种危害法治、破坏法治、践踏法治的行为敢于挺身而出，坚决斗争。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法治素养，要从踏入干部队伍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抓，重在抓早、抓实，让他们把法治素养的第一粒扣子扣好。

学法懂法是守法用法的前提。违法乱纪的干部，很多是长期不学法、不懂法。法律是行使权力的依据，只有把这个依据掌握了，才能正确开展工作。要系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准确把握我们党处理法治问题的基本立场。要把学习宪法摆在首位，同时学习同自己所担负的领导工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当法盲，尤其要弄明白法律规定什么能干、什么事不能干，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法守法变成一种习惯。

“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领导干部要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带头遵守法律、严格执行，带头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环境。遵循法治轨道，就不能跟着感觉走，说话做事要先考虑一下是不是合法，让遵纪守法变成一种习惯。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对领导干部而言，必须把功夫下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能力上。守法律、重程序，牢记职权法定，保护人民利益，用权受监督，才能依法用好手中权力，做到“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

领导干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既靠自觉，也靠制度。要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抓紧对领导干部推进依法治建设实绩的考核制度进行设计，把法治素养好、依法办事能力强的干部用起来。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此作出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就能为法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走在前列、干在实处。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重要讲话

人民日报评论员

扶沟县质监局“把脉问诊”特种设备

本报讯(记者 马新 通讯员 马颖)为确保“双节”期间全县电梯、锅炉、燃气管道等特种设备安全，有效减少事故发生。近日，扶沟县质监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安全隐患大排查活动，为全县特种设备安全增加了一道“防火墙”。

这次检查的重点，一是清查设备隐患，组织技术专家对全县设备的安全运转状况进行全面评估。二是开展人员密集场所安全大检查，重点对人员密集场所的电梯及锅炉进行检查，督促使用单位严格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把隐患整改落实到位。目前，该局

已检查奥德燃气、中汇酒店、一峰超市等15家特种设备安装使用单位，下达安全整改责令书2份，排查和监督整改事故隐患26个。在安全检查工作中，该局做到领导亲自过问、科室具体成员负责落实，并时刻以“高效、到位”为工作核心，“帮企、助企”为工作准则，协助问题企业落实整改。通过安全检查，消除了安全隐患，确保了全县特种设备安全有序运行。

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人民日报评论员



作家刘庆邦：情丝凝聚笔端诉乡愁

本报记者 杜少华 文/图



友的芳心。”刘庆邦说。8年的矿区生活成为刘庆邦无穷的创作源泉。1972年他的处女作《棉纱白生生》就是一篇以矿工为题材的小说。这个小说描写了一位善良、勤劳、节俭的开风机姑娘。小说的主人公原型就是他的同事。这篇刘庆邦写给女朋友的处女作，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没有地方发表，这一放就是6年。“没地方发表，我就把稿子放在一个箱子里，到了粉碎‘四人帮’后，我看到各种刊物活跃起来后，就想起箱子的那篇文章。时过6年，翻出来看后还是很感动，随后我重新抄了一遍寄给了当时的《郑州文艺》杂志社。很意外，文章发表在1978年《郑州文艺》的第二期，而且还在首要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家的刊物对我的提携还是挺大的。”刘庆邦说，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从此以后他就更加热爱写作了。

新闻工作经历为创作提供素材
几年后，能写文章再一次给刘庆邦带来了好运。因常常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刘庆邦调任北京《中国煤炭报》成为一名记者，而这段记者生涯为他今后的写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从1978年到2001年，我当了23年的编辑、记者，新闻工作让我积累了素材，开阔了眼界，很多小说都是从新闻素材得来的。新闻是实，小说是虚。新闻是信，小说是疑。新闻是闻，小说是我。我把新闻素材整理变成了小说。”刘庆邦说。

新闻记者职业，让刘庆邦更关心底层的心灵世界。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很多矿工被困井下，那天漫天大雪，刘庆邦去报道矿难。那一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这次如果我爸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话当时就令刘庆邦心如刀绞。“这孩子要参加工作，必须要以父亲的死为代价……”后来，这个在他心里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被写成了一万多字的小说《雪花那个飘》。

正是靠着多年的记者经历和煤矿生活的体验，刘庆邦创作出了小说《神木》，《神木》发表后反响比较大，获得业内广泛好评。该作品获得十月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后来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盲井》。《神木》的素材就是从新闻上得来的，那时候我们煤炭报发了一个题目就叫《疯狂的杀戮》通讯，就是报道了一个为了骗钱把一些无辜的人骗到小煤窑里打死的真实事件。我看了之后非常震惊就把这个事情写成了小说。”刘庆邦说。

谈起在煤矿上的生活，刘庆邦深有感触地说：“矿区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19岁被招进煤矿，经历了很多，因此我在矿区工作和生活的一点点滴滴，也成了我日后创作的源泉。”刘庆邦说，心中有梦想的刘庆邦不甘心就这样“窝”在农村当一辈子的农民，“当时，能走出农村的最大希望是当兵。”刘庆邦说，“但命运却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第一年体检，体验全合格，但政审没通过，原因是父亲曾在冯玉祥将军部下任过下级军官，文革期间父亲因此被打

的作品是以家乡为主来创作的。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这样评价刘庆邦的作品，“一半是季风一半是地火”。

刘庆邦介绍说，季风指的就是乡土题材，地火就是指煤矿题材，我觉得用季风和地火来描写这两种题材挺好的，挺准确的。刘庆邦说：“乡土和煤炭有我用之不竭的素材。我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在农村长到19岁，农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农村生活是我创作的源泉，好多小说内容都是在农村的经历。我的作品中回望的作品占很大份量，而回望多是写农村的生活，写农村肯定写我的老家。我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他的根，他的根就是他的乡土。写了乡村题材的长篇有三部，第一部叫《平原上的歌谣》，是2004年出版的。第二部农村题材的小说叫《遍地月光》，它是写文革时期地主富农子女的命运。去年11月出版了一部农村题材的小说《黄泥地》，这是贴近现实的一部小说，主要是写乡绅文化的。还有大量的短篇、中篇小说也是农村题材。煤矿题材也很多，如果说农村题材的长篇我写了三部曲的话，煤矿生活的题材也写了三部。”刘庆邦写的与煤矿有关的作品很多，他荣获金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作品皆反映的是矿工的生活。

热爱故土 笔端家乡情结浓
“写这个题材的原因，是想让人们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的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如果不能承担起帮助民族保留记忆的责任，就愧对作家这一称号。”刘庆邦说。

刘庆邦创作的另一个源泉就是曾经的苦难生活。刘庆邦经历过饥荒，吃过柿子皮，那时的贫困和饥荒在他的脑海里至今挥之不去。他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歌谣》就是描写家乡遭受自然灾害的故事，后来这部作品获得了《人民文学》的大奖。“写这个题材的原因，是想让人们保留历史记忆，不要这么早就遗忘这些惨痛的教训，一个民族要是失去了记忆，那是非常悲哀的。作家如果不能承担起帮助民族保留记忆的责任，就愧对作家这一称号。”刘庆邦说。

刘庆邦是个高产作家，他的作品全

是写的小人物。近年来他仅发表的短篇小说就多达200篇，在文坛，刘庆邦被誉为“短篇小说之王”。“对于‘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我当不起。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可以有球王、拳王，但写小说没有王。”刘庆邦谦虚地说。

寄语文学青年 满怀激情勤习作
凭着出色的作品，刘庆邦先后获得过老舍文学奖、路遥文学奖等多个国内文学大奖。面对荣誉，刘庆邦说，不管获多少奖，写作还是要勿忘初心。“得奖多了反而不考虑怎么写能获奖，现在就是享受写作，以一种更放松、更自由的心态，更加贴近人物，贴近心灵，贴近艺术地创作来写自己的所感所思。

对于怎样才能更好地去写作，刘庆邦说出了自己想法。他说：“第一，你必须热爱写作。第二，要用劳动的观点对待写作。写作是一种劳动，与矿工挖煤、农民种田一样要持续劳动，而且要勤劳。第三，是要用学习的观点对待写作，我们每一个作品都是在习作。第四，要保持一颗平常心，不论你在什么情况下，不论你得到了什么样的荣誉，或者说得到了什么样的职务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第五，叫知难而进，也可能会越写越难，但是我们要知难而进。第六，要有一个好身体，身体不好会影响生活、工作、创作需要激情。”如今，刘庆邦创作的笔触，已经不只限于矿工和农村，开始深入到城市。“保媒在北京”系列短篇小说，是刘庆邦创作新方向。他说，目前中国在城市生活的人占到全国人口的一半还要多。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刘庆邦捕捉到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并尝试从保媒入手，以较小的“切口”，来反映中国城市化的宏大主题。

访谈结束时，刘庆邦表示，今后他还将继续关注家乡，多写一些家乡的题材，让更好的人了解河南、了解周口。

人物名片

刘庆邦，著名作家，1951年生于沈丘县刘庄店镇。他当过矿工、矿务局宣传干事，《中国煤炭报》编辑、记者、副刊部主任。现为中国煤炭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图》、《平原上的歌谣》等，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姐放羊》、《遍地白花》、《响器》等。短篇小说《鞋》获1997至2000年度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获第二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他曾获北京市首届德艺双馨奖。

当上矿工走出农村

眼前的刘庆邦，透着农民的质朴，平易近人，轻声细语，谈起文学他娓娓道来，说起生活他侃侃而谈，言语间给人一种亲切感，没有一点儿名家大腕的做派，亲切朴实的乡土气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951年出生在沈丘县刘庄店镇的刘庆邦从小就喜欢读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刘庄店中学。1969年，初中毕业后来一心想上大学的他因赶上文化大革命而没能走进大学校门。“没办法，只能回村当农民，正儿八经地挣工分，农村的活儿都干过，锄地、栽红薯、翻红苕秧等农活都干过，因此说写起农村生活一点都不陌生。”刘庆邦说。

心中有梦想的刘庆邦不甘心就这样“窝”在农村当一辈子的农民，“当时，能走出农村的最大希望是当兵。”刘庆邦说，“但命运却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第一年体检，体验全合格，但政审没通过，原因是父亲曾在冯玉祥将军部下任过下级军官，文革期间父亲因此被打

成反革命，在当时‘反革命’的帽子是很严重的。”在第二年征兵时，心有不甘的刘庆邦再次报名，但因同样原因没有通过政审。

作家王安忆评价说：“读刘庆邦的文字，能体会到他对文字的珍爱，这是一个如农民爱惜粮食般珍惜文字的人，从不挥洒浪费。”

没有如愿当兵，但刘庆邦还是等到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1970年，在乡亲们艳羡的目光中，曾吃过树皮的19岁的青年农民刘庆邦，被招工进城当了一名工人。“当时，新密煤矿(现在的郑煤集团)到村里招工，一个大队(当时称大队)就有一个名额，我心想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于是就找大队长要求去。”刘庆邦说。

正是靠着多年的记者经历和煤矿生活的体验，刘庆邦创作出了小说《神木》，《神木》发表后反响比较大，获得业内广泛好评。该作品获得十月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后来这部作品改编成电影《盲井》。

《神木》的素材就是从新闻上得来的，那时候我们煤炭报发了一个题目就叫《疯狂的杀戮》通讯，就是报道了一个为了骗钱把一些无辜的人骗到小煤窑里打死的真实事件。我看了之后非常震惊就把这个事情写成了小说。”刘庆邦说。

谈起在煤矿上的生活，刘庆邦深有感触地说：“矿区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19岁被招进煤矿，经历了很多，因此我在矿区工作和生活的一点点滴滴，也成了我日后创作的源泉。”刘庆邦说，心中有梦想的刘庆邦不甘心就这样“窝”在农村当一辈子的农民，“当时，能走出农村的最大希望是当兵。”刘庆邦说，“但命运却给我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第一年体检，体验全合格，但政审没通过，原因是父亲曾在冯玉祥将军部下任过下级军官，文革期间父亲因此被打

除了关于煤矿的小说，刘庆邦更多

他是作家“北京三刘”之一，被誉为“中国短篇小说之王”，从1972年开始创作第一篇小说，40多年来从未间断文学创作，迄今为止发表小说200多篇，出版40多种小说集，先后获鲁迅文学奖、十月文学奖等大奖。他就是从周口农村走出去的著名作家刘庆邦。

作为曾经的农民，如今的北京作协